

电白恋歌

■ 肖景文

它却坚守,抵挡那片湛蓝的扩张

六月天空,光芒刺眼如芒
旭日东升前,荔枝红透了枝桠
似燃烧的火焰,点亮了时光

三

亚热带的初夏,脚步匆忙
残阳似血,映出岁月的沧桑
温暖浅海,珊瑚藏着绮梦
海洋与落日,交织壮丽的诗章

童子湾的晚霞,如梦似幻
一切都闪烁着五彩的光芒
海浪漫卷,海风送来清爽
那是电白人民团结的合唱

歌声飘荡在家乡的歌谣里
在神话中流传,永不散场

四

用古老乡音,在每首诗里呼唤
在沙琅江中游,荔枝树下
倾诉心底的秘密,岁岁年年

沙琅江,源起那霍清鹤岭
奔涌百里,似大地的脉搏不停
它是电白的母亲,乳汁甘醇
滋养百万儿女,岁岁又年年

沙琅江,仿若婀娜佳人
装点电白,一路绿野无垠
荔园凝翠,满是蓬勃生机
江水滔滔,日夜奔流不息

它的恩泽无尽,福佑众生
电白大地,因它繁衍昌盛
啊,沙琅江,珍贵的母亲河
电白人民,永远将你深爱着

二

生于巅峰,奔赴深渊
自莽莽雨林,踏上不归之途
故乡渐远,只剩回忆的温度

滩涂红树林,岸边木麻黄
礁石倔强,浪花肆意喧嚷
大海无情,吞噬一切希望

旧藤椅上的月光

■ 李施贤

庭院的旧藤椅 茱萸子立
像豁口的齿痕 于时光缝隙
风,吹奏寂寞的旋律

幼时的我依偎一旁
爷爷端坐其上 蒲扇轻晃
摇落星芒 似梦的碎屑
古老故事里的英雄 踏破岁月
奔赴而来 陪我逐退夜的凛冽

那手 如粗糙皴裂的老树皮
却藏无尽神奇 轻轻一折
纸飞机载梦 向着天际展翅
温暖掌心 牵着我穿梭美好的时光
春日山间 橘红花灿烂
都印刻着祖孙的笑语与足迹

可时光匆匆,从不为谁停驻
疾病与衰老,悄然将爷爷捕获
在那个洒满余晖的黄昏
生命的烛火,无声地闪烁、熄灭

如今 藤椅依旧 风中沉默
爷爷已离去 徒留回忆成河
月光 一如既往 温柔洒落
静静铺满这承载往昔的旧椅角落
我缓缓伸手 轻轻摩挲
妄图抓住 被岁月隐匿的欢乐

在每个被思念洒染的夜阑
我静倚旧藤椅 揽一身溶溶月光
与明月共赴 渺远星河之境
和爷爷 作一场无声的对望

生命似流星 短暂而璀璨
爱却如月光 永恒地陪伴
在这无尽的时光长河
爷爷从未走远 一直住在我心畔



山花烂漫。萱禾 摄

热水瓶(外一首)

■ 梁秀媛

像一个冷漠无情的剑客
你站在大厅的角落
把时光推进虚空
独自站成了一处孤独

你冷漠的外表
能把喧嚣赶赴千里之外
如夜里孤寂的渔船
你寂寞地把星星细数

融化了漫天星辰
你内心热情似火
滚烫的炽热
足以把整个寒冬驱散

你
外表与内心
是不对等的温度

徜徉风铃林

和你,并肩徜徉在夜晚的
风铃林
风吹动我的围巾,像飘逸的

今夜,在江水入海口
记忆如繁花,四季开落不休
梦中、心中,总是激情翻涌
在黑暗里,把光明坚守

五

童子海岸,海天一线相连
红霞与祥云,铺满海面金光潋滟
岁月在此停驻,时光变得悠然
生命的记忆,在风口扑面而来

太阳高悬,我们躲进荫凉
夕阳西下,却又满是不舍
最初的生命公式,已被遗忘
谁说澳内海荒凉,看那

蓝白斑驳天空,贝壳静躺滩
岸边木麻黄,风中虔诚祝愿
海洋似钻石,切割出璀璨光芒
太阳如神明,树木是忠诚的信徒

根扎得再深,枝叶依旧向天空生长
日夜守望这片浅海,从未迷茫

有种幸福叫接送孩子

■ 黎贵

人到中年,经过风,历过雨,看清了人情,看透了世故,也放下了许多烦恼。夜深人静整理过往时,知天命的我发现:每天最幸福的事,居然是接送孩子。

二十年前,曾听过一位家长说“有种幸福叫接送孩子。”我不以为然。当时我的大儿子正在读小学,早上六点多我就要起床,送孩子上学,上午十一点接回家;中午两点多送去学校,五点半接回家;晚上又要守着孩子做作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有时遇到刮风下雨接送孩子就真够狼狈的了,因此对那位家长所言的“幸福”一点也感受不到,反而觉得接送孩子是件苦差事。

或许上天为了让我能亲身体会那位家长的感受吧,四十五岁那年,我收获了惊喜:中年再度得子。因我和妻子都是公职人员,没有时间照顾孩子,父母又年迈,没有精力帮忙照顾,于是小屁孩两岁时就上早教班了,现在小屁孩虽只有六岁,却读四年书了,是幼儿园大班学生。

幼儿园离家不远,每天大都由我送去,妻子负责接回,遇到特殊情况,我们也会交换角色。

几年的接送,让我开始感受到二十年前那位家长所言的“乐趣”了。

每天早上七点我准时起床,一边烧开水,一边煲鸡蛋,然后便叫孩子起来。孩子洗漱完毕,吃完鸡蛋差不多就七点半了。他迅速穿好衣服,背上书包,就跟我去地下车库坐电动车上学。

上学的路上,是孩子检验我的过程。他问题不停,追根究底,有时我真的不知答案,无法回答。对他的好学,我甚是开心。能够即时解答的即时解答,即时解答不了的,也会诚恳地说:“爸爸不会,等放学后我再帮你解答。”为弄清孩子问题的来龙去脉,我不停上网搜索答案,无形中提升了自己的学问。

因我普通话差,孩子说是我不会拼音之故,于是在上学的路上,老是要我跟他读声韵母。上了一把年纪,没有任何拼音底子,且化州音根深蒂固的我,想学会拼音比登天还难,尤其是什么前鼻韵母、后鼻韵母之类的,我真的记不住。对我这个“差等生”,孩子居然很有耐心,反复教,迫我学,可难为我这个“老爸”了。尽管学不会,但在孩子面前,我还是一本正经地跟着学,不敢随便应付了事,生怕给他树立坏榜样。

问答间,我们很快就到了幼儿园。孩子从车上下来,从我手中接过书包背上,最后一蹦一跳走向园门。孩子天真烂漫样,连交警都认得他,主动跟他打招呼呢!目送孩子进入幼儿园,我才放心去上班。

妻子有时工作冲突,无法接孩子,这时接孩子的任务又落到了我的头上。

接孩子,我是非常乐意的。如无特殊情况,我一般会提前几分钟到达幼儿园门前,占好车位,然后耐心等待。如果离放学时间还长,我还会到幼儿园附近的宝山公园闲逛,锻炼下身体;或到幼儿园对面的化橘红专卖店坐坐,了解化橘红市场行情。

当看到幼儿园老师举起孩子所在班级的牌子时,我会快速上去排队。这时,孩子会瞪大眼睛向排队人群猛扫,当发现我时,便主动上前跟老师道声“老师,我爸来接我了,bye—bye!”然后飞快奔向我。当我将他拥入怀里的那一瞬间,所有的压力和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我习惯性地接过孩子的书包,挎在肩上,拉着他的小手过马路,然后坐上电动车,父子俩就这样慢悠悠地回家。有时,我也会与他步行回家,或者带他寻些地方小吃。

一天接孩子,发现他闷闷不乐的,一问,他说:“刚才你来接我时,同学说你是我‘爷爷’,我很不高兴,说这是我爸爸,是我爸爸。”孩子语气果敢,坚决,不容置疑与驳斥。我笑着说:“爸爸头发花白,看起来就像个爷爷,这怪不得同学,不要放在心里。”

“爸爸老吗?像爷爷吗?”我反问。“爸爸一点不老,跑步可以追上我哩!头发白,说明你辛苦,我会听话,不用你费太多心神的。”孩子望着我的脸,坚定地说。听了孩子懂事的回答,我心里乐开了花,得到儿子的肯定和安慰还是挺过瘾的。

回家路上,孩子总是不厌其烦地讲述当天在幼儿园的见闻,学了什么,吃了什么,做了什么,有什么新鲜事,等等,绘声绘色的,活像一名出色的讲解员。我童年记忆的密码也随之打开,四十年前放学与同村小伙伴比赛追逐、拔河、捉鱼摸虾,甚至“偷”香蕉、“偷”甘蔗、“偷”花生,的往事一一浮现。当然,“偷”东西的“劣迹”我是断不会告诉孩子的,因为保持父亲的高大形象很重要哩。我会告诉他,爸爸的童年很艰苦,少吃少穿,但过得充实,很有乐趣。

孩子上大班后,在妻子的悉心调教下,书读多了,识字也多了,有思想了。当我接送时,就会给我讲书上的故事,让我惊羡他的记忆力和表达能力,也觉得自已还年轻着哩!不是吗?我身边的小屁孩才6岁哩!6岁孩子的父亲怎会老又怎敢称老呢!这种自我安慰的感觉还是蛮不错的。

“有一种幸福叫接(送)孩子上学,这时风是甜的,心是亮的。等待是温暖的守候,同行是温馨的陪伴。很庆幸你的成长我不曾缺席,你努力了,我也尽责了。我陪你长大,你陪我变老。愿时光能缓,岁月安然。愿你一生平安。”家庭教育专家艾莉情深意长的这席话,说到我的心坎里了。



快捷投稿
扫码关注